



驴子爱上 拉萨河

མཉེན་འགྲོ་ལྷ་མོ་ལྷ་མོ་

真实的爱情故事

羽芊/作品

二十四小时，走过西藏无人禁区，
遭遇爱，路过爱。

藏飘在西藏遇上的不仅仅是风景，还有爱情……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驴子爱上 拉萨河

DONKEY

ཕྱི་མཁའ་རྒྱལ་གྱི་ལྷ་མོ་ལོ་རྒྱུ་ལོ་རྒྱུ་

羽芊

作品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驴子爱上拉萨河/羽芊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155-0739-2

I. ①驴… II. ①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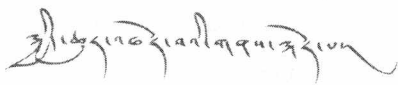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93834号

驴子爱上拉萨河

作 者 羽 芊
责任编辑 胡 敏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15千字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739-2
定 价 26.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210080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前言



五年前，我一直在“藏飘”的圈圈里混，梵子对我说你写写藏飘的故事嘛，我这儿有太多的奇特故事，给你当素材。

后来，卓玛跟我说了她和江村之间的故事，那就是一部连续剧的架构。再后来认识了真真，又见到了芳芳和李涛，他们之间的感情纠葛是圈里公开的秘密。更意外的是，随着交往的深入，发现与他们纠缠的主角居然都是我认识的朋友。

拉萨，真的是太小了。

由此，动了写他们的感情故事的念头。当然，仅仅这点故事是不够的，于是又加进了梵子、松子等人的故事。

喜欢户外探险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北方的空地》，那是一本秒杀了不少户外爱好者脑细胞的书。对，那就是松子的大作，记录了他靠自身的力量横穿羌塘无人区的过程。

至于梵子这个人物，熟悉的朋友一看就知道他是“老范”的原型。老范在藏飘圈里算是学者型的飘，从当年一辆自行车骑遍西藏到后来的骑摩托车反复游走在西藏，再到现在的坐公交车、搭顺风车在西藏深度游玩，他是个迷恋西藏到骨子里的人物。

梵子喜欢收藏“擦擦”，如果你有幸去他家里，会发现那几乎是一个“擦擦”的博物馆。地上堆的，凳子上放的，桌子上码的，全是他从西藏各地收集的小佛像。

开石馆的朱峰，喜欢各种各样的石头。在写这篇文章的前五分钟，他还在QQ上跟我说最近去阿里差点被雪埋的事我。

至于冰儿，这个纯洁如玉、美如寒星的女子，大前年去了丽江，开了个小酒吧却整天往外撵她看不惯的客人。她父母的故事，是比《廊桥遗梦》还要感人的爱情。

还是那句话，在别人眼里，藏飘都是疯子。而在藏飘的眼里，别人过的日子打死他们都不想过。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就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过自己喜欢过的日子，这算不算极度的奢侈？

羽 芊

2013年6月于拉萨

目录 CONTENTS

一	大峡谷之旅	001
二	藏飘们的家	009
三	有故事的人	018
四	亲情or爱情	029
五	再次沉沦	040
六	安居乐“业”	048
七	强迫的婚礼	055
八	把爱拐了弯	063
九	搜救大行动	073
十	魅影在云端	085

目录

CONTENTS

十一	迷失的人们	091
十二	想要一个家	107
十三	荒芜的婚姻	114
十四	阴谋与爱情	124
十五	忍耐，再忍耐	134
十六	秋去春来	143
十七	逃去荒原	151
十八	依靠靠不住	159
十九	藏北之行	170
二十	墙上的秘密	177
二十一	不速之客	181
二十二	执迷不悟	205
二十三	阳光的救赎	217
后记	主角感悟	231

一 大峡谷之旅

派，是雅鲁藏布大峡谷口上的一个小镇，这是一个近乎梦幻的地方。雅鲁藏布江在镇子脚下盘绕，清凌凌的水铺在两山之间，宽阔的江面异常平静。岸上零零星星地散落着些由木头或碎石建的房子，铁皮做成的屋顶，有的被漆成了红色，有的被漆成了紫色，还有的是蓝色。屋边地头的野桃树让人看不出年龄，黑黑的树干盘结扭虬。眼下正是桃花正艳的时节，那粉啊，一团团一簇簇，铺呈在蓝天之下，点缀在大山之中。树下，总会流连着几只黑色的工布猪或是会飞的藏鸡，自由地觅食。

南迦巴瓦就如一位圣洁的少女，屹立在蓝天下，守护着这方水土。

有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只要是在西藏飘着的或是正打算来飘的，如果他没到过派，那么他也是正在来派的路上或是计划着某一天来到这里。

这里是进入墨脱的起点，也是驴友漂泊的起点，因为走过了那条丛林小路，心就会流浪，从此将很难停下脚步。

公路边停着十几辆山地自行车。

十几个打扮得稀奇古怪的飘们散落在大峡谷的瓶颈处。

说他们稀奇古怪还真不是乱扯。

真真，长发如缎，穿了一件时下流行的蕾丝衬衣，肌肤隐约可见。合体的牛仔褲，棕色的徒步鞋，冲锋衣搭在手臂上。她不喜欢如其他飘那样把自己打扮得乱七八糟，不论干什么，到哪儿，说话做事，穿衣打扮，她都是得体的。她一方面脚踏实地，一方面心却在空中飘荡。“没有归处”

应该是对她最恰当的形容词。

默默，棕色如枯草般的长发向四周飞舞着，瘦削的脸上蹲满了缩小版的“蝇”，身上穿了一件缀满珠片的印度布衣和一条裤裆几乎拖到地上的花布裤，脖子上、手臂上、脚踝上，挂满了各种叮叮当当的饰物，有木头的，有藤的，有银的，还有铜的……只要有男人注目，她就会不自觉地把手扭成“S”形，飞去一个秋波。默默的英语好得跟母语一样，她可以在转经道上双手叉腰跟踩了她脚的老外娴熟地吵架，也可以给酒吧老板当英语翻译，小小地算一下老外的钱包。

在默默身边迎风而立的是凤凰。如果单从她的着装上看，人们很可能对她的性别产生误会：牛仔裤剪了几个洞，黑色的帛衣让江风吹得向后扬去，帅气的牛仔帽遮住了大半个脸，而且此时她正面朝着江水，轻皱眉头，俨然一副叹惜“江水此去不回还”的雅士风范。但是，千万别误会，她之所以敢叫凤凰，或者说那帮志同道合的飘们愿意送她“凤凰”的名号，那她肯定是当得起的。如果她此时转过脸来展颜一笑，那些“千人迷”、“万人迷”们都会大喊一声“既生瑜何生亮”后落荒而逃。凤凰四岁开始学习舞蹈，舞姿绝对专业。高兴时，酒至半酣可随兴而舞；不高兴时，两瓶白酒灌得你趴在桌下，她依旧可以十指纤纤地捏着小酒杯唱“今夜我很寂寞，今夜我很孤独，谁来陪伴我？”

蹲在地上，拿了一把不锈钢铲子铲石子打水漂的男孩叫松子，个子瘦高，长得勉强可进入英俊行列，此人在中国的户外圈里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别小看他手上那把煎鸡蛋都嫌小的铲子，有一边可是开过刃的，遇到歹人，宝铲立马上阵，常常是歹人嘲笑他“一个厨子拿个锅铲都敢闯江湖”的话音未落时，他一铲下去，歹人便会抱着被开瓢的脑袋鼠窜。此兄有一前无古人，后有没有来者不知道的兴趣——喜欢去无人区暴走。他曾经用了77天的时间横穿羌塘无人区，创造了有史以来靠自身力量进出无人区时间最长的纪录。对他来说，荒无人烟的绝处就如他家后院，出入自如。他这一去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两三个月不见人影，然后某天拉萨的藏飘队伍里突然又冒出个又黑又瘦、头发凌乱、胡子拉碴，还不断在脸上撕皮耍的家伙。等他皮退完恢复真身时，大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那厮不声

不响地又杀回来了，手上仍拎着他那把千金不换的锅铲。而后不久，在畅销书的排行榜上就会出现一本穿越某个无人区的书，文笔诙谐幽默，读完却让人掩卷沉思，然后读者们开始疯狂地搜寻该作者的踪迹，纷纷成为他的铁杆粉丝。

一手拿着小手电，另一只手捂着光，正对着个不黑不红的石头反反复复照来照去的是石痴朱峰。此兄台是这一群人中唯一一个在拉萨开有公司的。不过他却常常不务正业，稍有点时间就开着他那辆除了喇叭不响其他哪儿都响的小货车到处搜罗石头。他平生最大的嗜好就是找石头，那些稀奇古怪的石头对他来说就如同美女对男人一样，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凡是去过他住处的人，都一致认为他绝对没有辜负“石痴”这个称号，因为在他的柜子上、地上，甚至是床上都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石头。

最边上的梵子，看不出真实的年龄。最初他用一辆自行车游遍了西藏，现在换成了摩托车闯荡天下。在这些人中，他可算是个西藏通，此时他正在跟同伴“八卦”工布这个地方的历史。他的爱好是收集擦擦：一种西藏特有的、泥做的小佛像。在无知无畏的年纪里，正是凭着对擦擦的痴迷，他骑着自行车几乎走遍了西藏所有的寺庙，把寺庙的历史根源和僧人的修行方式摸得一清二楚。当谁想去哪里又不了解情况时，只要打个电话给他，他就会滔滔不绝地把那个寺庙的来龙去脉，甚至当家活佛长什么样子说得明明白白，比专业的导游还厉害。

其他的还有光头老牛、穿了一身手工牛皮的熊仔、戴着花边小帽的洋子……反正在普通人的眼里他们没一个是正常的，但在他们的眼里，普通人没一个比得上他们的快乐。

西藏本地人将他们这种人称为“藏飘”。但此“飘”非彼“漂”，彼“漂”是浮在水上，借助水的浮力，只朝着一个方向努力，期待上岸后有个华丽的转身。而此“飘”，无目的，无方向，是在云层之下飞翔。

“藏飘”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人：一是理想主义者，如朱峰、梵子这样的，用心灵感受西藏，可以三天两头换女人，但爱好绝对始终如一；二是那些都市里的“白骨精”，如默默、凤凰，在大都市里有很好的工作和让理想主义者愤恨的收入，但迫于压力，把西藏当作放松心灵的天堂，忘

记身份，忘记性别，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中想干吗就干吗。

这一群人之所以聚在这里，只因为现在南迦巴瓦观景台那儿的人太多，他们在熬时间，等到傍晚光线好人又少的时候再过去。

“差不多了，走吧。”松子边说边提着亮铮铮的小铲子向上走去。

不一会儿，十几辆自行车沿着公路嗖嗖地往南迦巴瓦神山驰去。

雅鲁藏布江发源于阿里的杰玛央宗冰川，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河流。它汇集万千溪流一路奔来，在进入林芝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时，用它特有的能量，把大地硬生生地撕裂出一道深深的口子，造就了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大峡谷。由于这里特殊的地质结构和湿润的气候特点，它的森林覆盖率居全国之首，有“植被天然博物馆”和“生物基因宝库”的美誉。

我们平常所说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指的是从派镇到直白村的深山峡谷。而真真他们这次准备行走的大峡谷，还包括了大拐弯和加拉村以及雅鲁藏布大瀑布。加拉村是大峡谷里最后一个村子，也是峡谷公路的终点，再往前到雅鲁藏布大瀑布就得徒步。而直白到加拉的一段路也需要徒步穿越原始林区，所以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就意味着长距离地挑战原始丛林，需要一边行走一边开路。在前途未卜的路上，谁也不知道将有什么样的危险在等着你，悬崖？野兽？虫蛇？毒草……这片未开垦的处女森林里究竟藏着些什么困难，什么惊喜，恐怕只有走过的人才知道。但对于酷爱户外的人来说，大峡谷的原始密林将是他们终其一生的梦想。

这支临时搭班组成的队伍里，除松子、梵子和钉子外，其他人都是第一次进峡谷，兴奋是在所难免的。

公路在半山腰上盘旋，在悬崖之下的深谷里，有江水千百年来冲刷而成的台面，上面不时还能见到三两户人家，或红或绿的铁皮屋顶掩映在绿树丛中，而雅江就像一条绿色的绸带，从沟底蜿蜒舞过。

远远望去，在悬崖与雪山之间驰骋的骑手们，那姿势真是潇洒至极。

“松子，这么深的大峡谷是怎么形成的？”真真的车在松子前边，迎着风，她不得不大声地问。

“是不是地壳抬升河水下切造成的？”默默也有些疑惑，猛蹬几下自

行车，赶上松子。

“仅仅是河水下切不可能这么快的。大峡谷形成的直接原因应该是地壳的迅速抬升和地球深部的地质变化，据专家测算，这个地区地壳抬升的速度每年高达30毫米，在地球上算是抬升最快的地区了。对不对？”

“对不对”或“知道吗”是松子的口头禅，只要他一说话，结束时必带这三个字。

“哦，什么原因造成地壳这么快的抬升速度呢？”真真仍然有些不明白。

“不会等咱们回来时，这条路已经升到山顶上去了吧？”默默笑着说。

“不懂就不要乱发言，知道吗？”松子在弯道处轻松超过了真真和默默，其他的人跟在后面，一辆接一辆，“嗖嗖”地驰过。

“软流圈地幔上涌对不对？听说过没有？”

“嘛玩意儿，软流圈是嘛？东东。”

“小孩子不爱学习对不对？”松子颇为得意，“软流圈指的是地壳岩石圈以下的部分，大概在地表往下70—1000公里之间。地震时，地震波到这部分时速度变得很慢，所以也叫低速带。据推测，软流圈的温度大约在1300度左右，压力大约为3万个大气压，差不多接近岩石的熔点。地下的物质在这么大的高温和压力下，以半黏性状态缓慢流动，所以才叫软流圈。这么说吧，就跟流动的黏稠的面糊差不多。地质学家们所说的地球板块构造理论的地幔运动，就是在软流圈中进行的，知道吗？”说到这里，松子身子微微向里倾斜，如一只滑行的雨燕轻松转弯，“大峡谷就是因为软流圈上涌而慢慢形成的，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也是这样形成的。专家们所说的水气通道就是指的大西洋暖湿气流沿着布拉马普特拉河进入雅鲁藏布江河谷一直向东南方向延伸。这段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人还说西藏东南部是全球的气候启动区呢，这儿的点滴变化可关乎全人类的生存环境。嘿嘿嘿，神奇的大峡谷啊，我第一次走过就被它迷得神魂颠倒，第二次走就只想死在它的怀里，第三次嘛，就想着第四次来会发现什么新奇的玩意儿，知道吗？”

“说得大峡谷好像他家后花园一样。”默默停下车，取下水壶边喝边打趣。

“我倒是想有这么个后花园啊。不过，在上海那个鬼地方，把我卖了都换不来十平方米的小花园，知道吗？”

休息时，真真掏出口香糖，一人扔了一颗，“松子，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大峡谷？”

“你这个问题太深奥了，相当于问你为什么爱一个男人一样。你如果知道为什么爱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对你还有吸引力吗？同样，我如果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大峡谷的话，大峡谷就失去了神秘感，我肯定就不会来了。对不对？”

“太有哲理了。”默默白了松子一眼说。

“松哥的知识就是丰富。”洋子是真心崇拜松子。

“有才！”凤凰最后一个到，她翻身下车，身姿曼妙。

“我呀，就是一把干柴！”松子打着哈哈，猛灌矿泉水，“你们来点烈火吧。”

“你还需要别人给烈火啊？”真真嘿嘿地笑，心里却掠过一丝酸楚。松子，一个天马行空的浪人，指不定哪天才能安定下来，谁又能令他安定下来呢？

“是啊，我们都乐意成为你的烈火，大侠，把干柴随意架上吧。”凤凰大笑，眼神飘向松子，魅惑的眼神如风飘荡。

松子仰天长叹，“老天爷啊，女人要是不害羞，你让男人咋活啊……”翻身上车，落荒而逃。

其他几个男人接上松子的话吐出最后三个字“对不对”，跟了上去。

真真叹了口气，做了一个无奈的样子，也翻身上车，“老天爷啊，男人害羞，你让女人咋办啊？”

“对不对？”其他的女人也学着松子的口气吐出最后三个字，骑上车笑着追了上去。洋子看着远去的松子的背影，若有所思，见其他人都走了，这才回过神来，骑上车慢慢地向前蹬去。

不知转过了几个弯，眼前豁然开朗。农田、民房、雪山相映成趣，牛

羊闲庭信步，一辆载满游客的金杯车鸣着喇叭从他们旁边呼啸而过。看到骑自行车的飘们，金杯车上的旅客都忍不住从车窗里探出头来，不免一通争论，还有人伸着大拇指喊：“牛B！”

“南迦巴瓦”在藏语里有多种解释，“直刺天空的长矛”、“天上掉下来的石头”、“雷电如火燃烧”等等。南迦巴瓦峰海拔7782米，在世界高峰中排名第15位，不过在它前面的14座高峰全都高达8000米以上，也就是说，在7千米级的山峰中，南迦巴瓦是居首位的。其主峰如一把利剑直插苍穹，三个侧面都被冰雪切割、风化剥蚀成了陡峭的岩壁，就连职业的登山人也会望而生畏。峰顶常年云遮雾绕，很难见到真容。雅鲁藏布大峡谷在南迦巴瓦的东北面，山水相依，珠联璧合，构成了一幅举世罕见的绝美画卷。

真真他们陆陆续续抵达观景台后把车子随手一扔作鸟兽散，有的冲向厕所，有的冲上山头，有的冲到观景台，对着南迦巴瓦神山兴奋地尖叫。

三个朝佛的藏族老人摇着经筒，面对圣洁的南迦巴瓦念着六字真言。富有韵律的诵经声在空气中流淌，慢慢地盖过了飘们的尖叫声。

一抹淡淡的旗云飘在主峰一侧，如丝如绸。

雅鲁藏布江在它脚下静静地流过，千年万年，不离不弃……

这样的山水是需要膜拜的，也是值得膜拜的。

真真靠在黑色的铁栏上，眼神有些迷茫。身处这样圣洁这样干净的土地，为什么她的心还是紧绷的？自己在伤感什么？难道是为了那个仅因自己无意中的一句“可能考不上公务员”就找理由甩手而去的银行小职员吗，还是那个不时跟网友约会的二级士官，又或是那个“悦”人无数也睡人无数的成熟男人？好像是，又好像不是。此时的真真，是真的感觉孤独。十八岁开始经历男人，七年后却还在不断地经历着，什么时候才能给这种无助的漂泊感画上句号，从此陪着一个人，到老，到死？正想着，她的视线掠过盘腿坐在石头上的松子，心里突然没来由地抽动了一下。自打认识这个男人的那天起，他就像一只站在树尖上的鸟，可以远远地眺望，

但只要稍稍靠近他就展翅而去，直到安全地落于另一棵树上，向你高歌。

南迦巴瓦在余晖中慢慢变成橘红色，山顶一侧的旗云越来越淡，似有若无。

不知什么时候，观景台上多了一个布裙弋地，上身裹着暗红披肩，肩上还挂着写生板的女子。墨镜掩去了她大半个脸，只露出她那白皙的下巴和如菱角一般的唇。女子双手扯着披肩，迎风而立，碎花长裙和长发在风的带动下，翩翩起舞……

默默他们从停车旁的小山头上突然奔了下来，嘴里还唱着乱七八糟的调子，“南迦巴瓦，圣洁的南迦巴瓦，你是我的宝贝，是我的天神，我要靠近你，我要触摸你”，一群人张牙舞爪的，对着南迦巴瓦又是吹口哨又是尖叫的。刚才还清晰可见的南迦巴瓦主峰突然被飘来的云朵掩去了真容。

“真是杀人不见血的歌啊。”松子转过头来，看着兴奋的同伴，不满地说，“美丽的南迦巴瓦妹妹都怕了你们的鬼歌，披上面纱不敢听啊。”

默默看了看云遮雾绕的南迦巴瓦，斜睨了他一眼，说：“切，谁知道人家是不是因为你这个浪子不怀好意的窃视才躲起来的。”

松子摆出一副冤枉的表情，指着自己的鼻子，“我像不怀好意的人吗？本人绝对是怀着最最虔诚的心来朝拜的……”

“不要脸……”自打这些人搭班以来，这是他们首次达成如此共识，然后鼻子朝天，脑袋各转一个方向。

松子无可奈何地摸了一把脑袋，叹口气，“我怎么混的啊，认识了这么一群不识货的家伙，你们太没良心了对不对？”

“不对。”默默侧过脸喊道，然后调好相机，对着余晖中的南迦巴瓦“啪啪”地按着快门，还不忘跟松子调侃，“我们是一群最最有良心的女‘淫’。”

凤凰夸张地大笑，爽朗的笑声在峡谷里传出很远。

松子耸了耸肩，从青石上跳下来，走上观景台，一向嬉皮笑脸的他，正想再打趣默默她们几句，不料话还没出口，却见一个陌生的影子从身旁飘过。他本能地转了身，微眯着眼，眼光紧紧追随那道魅影，直到消失，一丝说不出的香气还萦绕鼻间久久不散。

二 藏飘们的家

“谷客”是一家客栈，是驴子们在雅鲁藏布大峡谷入口的一个家。

如果用“如家”两个字去评价谷客老板娘阿度给大家的感觉是不公平的。文人笔下的“家”都是温暖的，而现实中的家却未必温暖，特别是在藏飘们的眼里。用脚指头都能想到啊，如果家里真的温暖了，谁还愿意四处飘荡？老驴子们喜欢把走在路上说成一种生活，因为只有这种生活才有他们想要的自由自在。如果生活在都市里，有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每天处理着同样的事务，回家后还要面对一个早没了激情的男人或女人，不审美疲劳才怪呢。

真真喜欢窝在“谷客”的木椅上，没有妈妈的唠叨，没有兄弟姐妹的攀比，也没有同事朋友的防备，如果你不扯着嗓子喊，服务员绝对不会来打搅你。书就在书柜里，要看自己去取；货架上的饮料随意拿，只要别忘付费就行，就连发呆时想听的背景音乐也可以自由选择。待在人群之中心却在人群外，你可以不跟任何人交流，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也可以跟任意你愿意交流的朋友兴致勃勃地聊上几个晚上。

人生最快乐的事莫过于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一辈子。

餐吧里除了梵子他们几个男人在翻牌比大小时时频频发出奇怪的腔调外，女人们是安静的，各占一张桌，各捧一本书，面前各置一杯茶，享受这难得的自我时光。

窗外的太阳花开得正艳，金黄色的花盘朝着阳光仿如一个个顶着金盘的少女，婆婆起舞。一匹闯进院来的白马站在花旁，不知是在打瞌睡还是

在琢磨要不要吃花坛里干枯的野草。

松子耍着他的小钢铲蹿下楼，原本打算加入打牌的队伍赢点烟钱的，却突然发现院子对面坐了个女子，布裙垂地，长发掩去了大半张脸，拿着画笔的手快速地在画板上涂着。

凭感觉，他知道这个姑娘就是在南迦巴瓦观景台上从他身边飘过的那个女子。松子本来是要大吼一声“喂”的——实在太好奇她的长相了。不知为什么，他竟然没吼出来，可能是怕惊吓了对方吧。松子这么想着，又觉得不对，她又不是小白兔，哪有那么容易被吓着的，思想斗争持续了5秒，他最终决定亲自过去一睹芳容。

松子悄悄走了过去，立在那女子的身后，探身一看，她正在画一个藏家牧女：黑色的氍毹，彩条的帮典系于腰间，正在提炼酥油。她旁边放了一本书，松子看了看书名——《结，起点亦是终点》，咧嘴笑了。

松子不懂油画，但他懂得欣赏美。这样的画面他在藏区行走时曾经看到过无数次，因此知道画面上所蕴含的生命的价值。他也常常后悔碰到这样的画面时只顾得上欣赏，却没能用相机记述下来。会画画多好啊，只要脑中有画面，心里的信息就能流淌出来。松子突然很想跟面前的女子交流一下他对这幅画的感觉，便脱口而出“HELLO!美女……”后面的话还没说完，那女子把画夹一合，头都没抬一下，起身就走了。

松子张着大嘴，不敢相信地看着对方飘然离去，不禁怀疑是不是自己没穿衣服吓着对方了，他上上下下把自己打量了好几遍，甚至连乱糟糟的胡子都摸了好几把，感觉除了头发乱点，胡子长点，衣服脏点，好像没有什么不对啊。

可能是美女突然有事，所以来不及理我。松子这么安慰自己，转身见太阳花旁的马儿正歪着脑袋瞅他，便板着脸训斥道：“看什么看，私人领地知不知道？乱闯是要罚款的。出去出去，它是长瓜子的知不知道，你要是不小心把瓜子吃了，阿度会打断你的腿知不知道？”说完张着手臂，嘴里不断“嘘嘘”把马儿赶出大门，一回头却撞见谷客的老板娘阿度正靠在木柱上，似笑非笑地看着他，“马儿太不懂事了，松子同学在美女面前失了面子是不能看的嘛。”